

門後的世界——《嫌疑人X的獻身》觀影有感

農 農



一個是孤獨的天才數學家，一個是辛苦帶着女兒的單身媽媽，他們是鄰居。兩個不同世界的人，卻交集了。

女鄰居住進來不久，帶着女兒輕輕敲隔壁的門。門外的她們臉上是笑意，期待地站着。聽到敲門聲的他，遲疑地打開了門……而就在剛才，陷於精神痛苦的他已把脖子伸進死亡的繩套裏。是女鄰居和她女兒真誠的笑臉，給陷入黑暗境地的他投去了一束光亮。數學天才的心從此被點亮了。

這一個敲門的鏡頭，電影中第二次



▲新版《嫌疑人X的獻身》由蘇有朋執導，王凱、林心如主演 資料圖片

出現是這樣的：他聽到隔壁的聲響，明白發生了什麼事。他敲門去。門後的女鄰居緊張地收拾現場，艱難地、強裝沒事地應答。聽着他的話，她終於鼓起勇氣開門……隨之，是這個有着絕頂聰明大腦的鄰居男，幫她躲過警方的追查。

這兩個開門的場景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是電影中互相呼應的兩個片段。

門背後都是人生中無比殘酷、傷痛的一面。這裏有着不為人知的真實，多少孤獨、無助、絕望，深深藏在心底。

生活中的他，嚴密地封閉着自己，木訥少言，獨來獨往。與唯一的同學友人，竟也十六年未聯繫。密封的心靈唯一的開口是女鄰居帶給他的，遞給他店裏的招牌套餐，相遇在超市又教他如何挑選柳丁。

他帶給女鄰居的，也是她前所未有的。曾經在酒吧做女招待的她，嫁了一個無賴，離婚後還飽受欺凌。有個以前的男同學很喜歡她，兩人約會，她化着好看的妝，男同學誇她一點沒變。而只有他，真正靠近她真實的生活，只要她活得好，自己義無反顧奉獻一切。

這樣一種愛的境界，正是《嫌疑人X的獻身》帶給人的讚嘆。

電影的日本原版大約十年前我看過。這次中國演員演的新版也很不錯，兩位主角，數學天才和女鄰居，演員選得非常好，有超越。但日語版也有長處，似乎更具真實感。更多的對比，留給觀眾們自己去評判吧。

憶高考

劉淑萍



今年是內地恢復高考四十周年，不由想起了自己的高考故事。

現在的高考在六月，而過去是七月（七、八、九三天），人們稱之為「黑色的七月」。那年，鄰家女孩要高考。高考前一晚，天下起了瓢潑大雨，次日早晨，路面積起了一尺多深的水。那時，小城的孩子都不住校，早出晚歸走讀。鄰居家離學校要走半個小時，女孩一邊哭一邊捲褲腿，準備赤腳趟水去應考。她恰逢假期，母親不由分說攔住她，拿出家中洗澡用的大木盆（那時還沒淋浴設施），讓女兒坐上去，母親就赤腳腰腰站在水裏，用手推着木盆走。

在資訊不發達的過去，社會上對高考的關注度比現在低，也沒有警車開道，但這樣的場景還是很引人注目，沿途有人問候有人幫忙，遇到水淺和泥濘的路，盆划不動，大家就圍過來，連盆帶人給抬了起來。水深的地方，也有路人搭把手幫忙。姑娘就這樣「漂」進了考場，她如願考上了大學。

我曾在某報紙副刊徵文中寫下這個「坐盆趕考」的故事刊發，但這並不是我的故事，卻是真實的故事，下面所述才是我個人的經歷。

一九七七年，經歷了「文革」、下鄉、返城的我，終於等到廢止了十一年之久的全國高考統考。

將極樸中的兒子交給婆母，帶着夢想和激情，我走進了考場。幾個月後接到了一所師範專科院校的錄取通知書，雖然不是太理想，但在十一屆學生參考、錄取比例特低的當年，也是一件令人興奮的大喜事。

然而事情發生了變故。我回家，被婆婆帶回老家離開我才三個月的兒子堅決不讓我上床睡覺。好不容易被老公哄睡着，一覺醒來，發現了身邊的我，竟然一個巴掌朝我抓來，我的臉上立馬留下了幾道紅

印。兒子哭鬧着流淚，我的心卻在流淚。

冷靜地想，我和老公分居兩地，工作調動幾經波折難以解決。如果去讀了單位支付學費的大學，怕是更難調動了。數年分離，我們彼此飽嘗了思念之苦。最終，我以放棄上大學的代價調離了原單位回到了老公和兒子的身邊。

熊掌和魚不能兼得，別了，我的大學！然而我又失去了心理上的平衡，開始了新的夢尋。

不久，華中師範大學函授生院招生「——文革」後百廢待興，各項考試制度逐漸恢復，大批被運動耽誤了的中青年懷抱着「挽回失去的青春，實現自我價值」的理想紛紛報考。我終於圓了自己的一個夢，走進了那種被譽為「沒有圍牆的大學」。

函授大學以自學為主，一個月集中學習考試一次，不再年輕的我緊緊「抓住青春的尾巴」，堅持「自我發展自我完善」，開始了長達五年的函授大學的學習。我們班的同學，從四十歲左右的企事業骨幹到高中畢業的小青年，年齡上的差距幾乎隔了一代，三十多歲的我算是偏老。也許心還選比較年輕，也許忙碌消瘦而顯「苗條」，我與那幫小我幾歲十幾歲的小女生稱姐道妹，非常融洽。我們在一起學習、聊天、彈琴、唱歌……那段時間，雖然最是繁忙，但也是我生命中最好的年華。

工作，學習，生活，親情，愛情，友情，哪一樣都不能失去，哪一樣都給我以生命的滋潤。經過了五個寒來暑往，我通過了二十門功課的考試，獲得了華師大本科畢業文憑。我們那個班的同學，後來有的當了市長、局長、廠長，有的成了專家、學者，而大部分人則留在普通教育工作崗位上為社會貢獻着自己的青春。我也沒有虛度年華，在半年之年被上級提拔，成為一名公職人員。

時光荏苒，一晃數十年過去了，如今的我，是早已退休的白髮老人。但每到高考季，「幾回夢裏進考場」，揮之不去的高考情結就成為我重溫故夢緬懷青春的美好回憶。



格雷(John Gray)是《男人來自火星，女人來自金星》(Men Are from Mars, Women Are from Venus)的作者。此書曾在《紐約時報》暢銷書榜單上名列榜首，被《今日美國》評為最近二十五年來最有影響力的十大著作之一。

作者也是世界公認的研究兩性關係的權威。艾尼斯(Barbara Annis)則專攻職場上男女員工之間的關係，首創「性別智商」(Gender Intelligence)的概念，還幫助過不少世界五百強企業與國家政府實施她的理念。兩人合作寫出《與我合作：生意場上男女間的八大盲點》(Work with Me: The Eight Blind Spots Between Men and Women in Business)，顧名思義，是要用兩人的專業知識解決職場上兩性間的隔閡，提高生產力。但他們也期望以此為起點，幫助讀者在個人生活中獲得幸福。

全書分成兩部分。上半部分別討論他們注意到的男女間八大理解盲區。包括：女人想要改變男人嗎？男人賞識女人嗎？女人被男人排擠嗎？男人和女同事相處該如履薄冰嗎？女人是否發問太多？男人會傾聽嗎？女人太感情用事嗎？男人太麻木不仁嗎？下半

我一直不太喜歡法國印象派畫家雷諾阿(Pierre-Auguste Renoir, 1841-1919)的名作《煎餅磨坊的舞會》。倒也不是因為我對雷諾阿的畫作有什麼成見，只是單純覺得這樣陽光明媚的、歡鬧的圖景太過美好了。美好過度了，就是「甜膩」，而我不喜歡甜膩的東西。

與不少印象派畫家相似，法國人雷諾阿的作品總是一副繽紛絢爛的模樣。我還記得去年日本新海誠動畫《你的名字》上映後，我和朋友興沖沖捧場這部熱門影片，看過後卻覺得有些失望，一則是因為平素不看漫畫的我們難以順暢進入二次元世界中，二來也是因為新海誠漫畫的風格過於精緻優美，與雷諾阿那些光影斑駁的風景畫作一樣，讓人覺得不夠真實。

印象派畫家的注重光影描摹，在《煎餅磨坊的舞會》一畫中有十足精彩的呈現。畫家極其擅長用色，且對於明暗、冷暖色調的對照頗有自己的一番心得。前景中，依偎交談的兩位女子，一人着黑裙、另一人着白裙，而背景中的舞者衣衫也多是黑白對照。舞會應發生在下午，陽光從畫幅左上方斜斜照落下來，透過樹木的枝桠，在地面上，在舞會男女的臉孔與衣衫上，留下斑駁生動的陰影。我們固然可以說這些斑點式的光影為整個畫幅增添了活潑熱鬧的意味，卻也在某種程度上令到本就擁擠的構圖顯得更加繁冗。

依照畫中視角，觀者正站立在舞場外圍，注視參與舞會的眾人熱烈交談或相擁起舞的景狀。那些男女並不會發覺自己正

在被觀看（畫中人數衆多，卻沒有一個人擺出與畫框外觀者對望的姿態），兀自沉浸在歡鬧的氛圍中。這種對於「瞬間」或者說「刹那」的捕捉，也是印象派畫家的看家本領。

說到「刹那」的景象，我又想起另一幅同樣描摹聚會場景的畫作——蘭畫家布呂蓋爾(Pieter Bruegel, 1525-1569)的《農民婚禮》。這一幅創作於1567年前後的作品屬於畫家晚年的作品，畫風安寧且細膩。儘管畫中人物衆多，畫家卻能傳神呈現出幾乎全部人物的舉止與姿態，實在難得。

藝術評論家Tim Marlow曾在BBC系列紀錄片《偉大的藝術家》中，特意提到這幅作品。他說布呂蓋爾在畫中藏了很多有趣的細節，例如畫幅左下角用手指刮下碗邊的粥然後放到嘴裏吮吸的紅帽小男孩，又如右側牆上象徵農家豐收的穀穗等。而在我看來，對於描摹聚會場景這件事，《農民婚禮》之所以比《煎餅磨坊的舞會》更出色，一是因為布呂蓋爾對於描摹畫中人的姿態和面部表情花了更多功夫，另一方面也與整幅作品的構圖脫不開關聯。

值得一提的另一點是，在沿着台灣西海岸公路一路南下的過程中，我不僅看到了不少正在享受海釣的樂趣的台灣釣友的身影，我還看到了海邊所建的諸多娛樂設施，如卡特車遊樂場，看到了在卡特車遊樂場裏娛樂的人們的笑臉。而在南行的終點站墾丁公園的貓鼻頭，我更是看到了非常讓人感慨與難忘的一幕：在海邊一處休閒場所，一個大概只有三、四歲的小男孩將一只包裝盒套在自

身解數，努力把魚兒「拔」出水面，在與魚兒的爭鬥過程中又一次獲勝的時候，那種喜悅與亢奮同樣是可以想像的。所以，我敢斷言，這些台灣釣友此時此刻的心境一定是晴朗的、心情一定是快樂的。

禁止漁船在這裏進行各種撈捕活動。因此，我們不難想像在這裏下竿，可能獲得怎樣的漁獲。

在大陸東部沿海旅遊的時候，我曾經在連雲港看到過釣友海釣，並與他們有過交流。海釣其實與淡水釣一樣，漁獲存在巨大的不確定性，既有滿載而歸的時候，也有兩手空空的時候。不過在我看來，無論漁獲如何，當我們面對大海的時候，那心情之愉悅和開朗，顯然是淡水釣無法相提並論的：河流湖泊的水面，哪裏能夠與大海所能相比？而我們每個人的心境、心情，會受到所處環境的巨大影響又是毫無疑義的。因此，當迎着颯颯的海風，面對蔚藍的海水，我們使出渾

職場男女

馮 進

部則提供了化解兩性間的誤解、促進交流暢通的一些實際方法和技巧。本書的資料主要來自對六十多個世界五百強公司男女總裁、經理的民意測驗和深入訪談，但每章中除了他們搜集到的實例故事，還試圖用神經學、生物學的證據說明兩性思維、感知、交流方式等方面差異的根源。

作者的中心論點是「最近幾十年因為提倡男女平等，我們無視了性別差異，給工作、家庭生活造成了很多問題。」所以此書要致力於培養兩性間的相互理解和欣賞，讓男人信任女人，讓女人獲得男人的尊重，幫助大家事業成功、生活幸福。聽起來不錯？但他們的分析、論證卻問題不少。

作者所謂的「性別智商」是指兩性間「超越生理和文化層面」的「內在差異」。儘管他們也認可性別差異既有自然也有文化的根源，卻認定可以用「科學」原理來說明、驗證並支持他們「男女思維方式截然不同，無可更改」的論點。因此，他們對生理方面的「硬體」強調過多，對社會文化因素的「軟體」關注太少，甚至有為現存男性中心的社會權力結構辯解之嫌。

比如，他們聲稱，男人的腦灰質較多，女人的腦白質較多。女人的大腦「邊緣系統」(limbic system)比男人發達，所以她們更善於啓用長期記憶、找到情感關聯，凡事內

化、「私人化」。她們擅長從不同角度考慮問題，更有人情味，更注重參與和互相支持。而男人愛用線性思維考慮問題，注重結果而非過程。他們不擅長同時考慮幾件事，不願表露情感，喜歡競爭超過提倡合作。這類似是而非的解釋首先是生搬硬套所謂科學理論，為男人對女人的歧視、無視、邊緣化辯解。其次是將所謂兩性差異絕對化，強化了刻板印象，也邊緣化了那些「像男人一樣思考的女人」或「像女人一樣思考」的男人。

若說本書有什麼長處，我覺得一是其中不少故事很有說服力，證明了女性在職場中的地位亟需改善。二來，對那些不關心男女不平等的制度性根源，但希望提高公司效率的生意人，作者也多少提供了一些治標不治本的建議。

他們總結，要獲得男人的信賴，不要試圖改變他，要支持他的野心，要幫他實現目標，也不要武斷地認為他無情無義。對女人來說，她們希望自己的貢獻、情感、提問被認可，需要被傾聽，需要被邀請參與。總之，女人要尊重男人的權威，男人要包容女人的需求。

面對這類維護、強化現存性別等級制度的老生常談，不知那些性別身份模糊的「越界者」又該何去何從？

刹那的交會

李 夢



▲雷諾阿畫作《煎餅磨坊的舞會》

作者供圖

在《煎餅磨坊的舞會》中，觀者可以看見的幾乎所有面孔都是開心愉悅的，以至於畫作前景中那位着黑裙與她身穿着白裙的女士，看起來幾乎是同一個人。而《農民婚禮》中，人物的表情和姿態非常豐富：位於畫幅黃金分割點的新娘，頭戴禮帽，雙目微閉，看上去不太開心；畫幅最右邊、佩戴長刀的有錢人，正仔細聽身旁一位僧侶模樣的人為他占卜凶吉，顧不上理會眼前的吃食；長桌一側戴白頭巾的婦女正兀自吃喝（在那個物質條件相對匱乏的年代，吃一餐婚禮宴席應是十分幸福的事情），而吹奏荷蘭鄉間傳統樂器的男子也被那托盤上的食物吸引，眼神中透出期待與渴盼。

角色如此多，神情姿態又相去甚遠，布呂蓋爾這幅畫作看上去卻並不顯得凌亂，恰恰因為構圖的精妙。他將衆多人物放在一個十足簡約的空間（一座有些簡陋的茅草房，牆上的掛飾寥寥）中，又將主要角色集中在左上角至右下角的那一條對角線上。經由這條對角線，畫幅被大致分為前後兩個部分，且前景與後景之間留出足夠空間，故而不會顯得過分擠擁。

雷諾阿雖說是描畫光影的好手，在處理畫中人物時卻不如布呂蓋爾那般老道。兩幅作品儘管都意圖捕捉聚會現場某個轉瞬即逝的熱鬧情景，但《煎餅磨坊的舞會》在構圖以及處理人物表情及姿態上的種種疏漏，令到它難以像《農民婚禮》那樣豐富且饒有興味，呈現出鮮活可人的俗世景狀。

己的頭上，因為視線被擋，所以，他蹣跚難行；從包裝盒掙脫出來之後，他又將包裝盒擱在地上，試圖站到包裝盒裏，而因為腳下拌蒜幾乎摔倒。在玩夠了包裝盒之後，小男孩又跑到附近另外兩個在玩沙子的中夥伴。那一男一女同樣不過三、四歲的兩個孩子，正在拿塑膠血將沙子從沙灘上舀起來，再揚下去，反反覆覆，一臉的喜悅——當看到這一幕的時候，我情不自禁地想起了我們小時候玩泥巴的情景。

一道海峽將兩岸的老百姓分開了，並且由於天險、也由於某些人為的因素，台灣與大陸過去幾十年的往來受到了限制，以致人們的生活方式與思維方式等出現了某些差別；但是，對於兩地的老百姓來說，對於生活的熱愛、對於和平的渴望我以為則是完全相同的；同時更重要的則是，我們都有一個共同的根。因此，有這樣的基礎，我們跨越溝壑，尋找共識，又是完全有可能的。

身解數，努力把魚兒「拔」出水面，在與魚兒的爭鬥過程中又一次獲勝的時候，那種喜悅與亢奮同樣是可以想像的。所以，我敢斷言，這些台灣釣友此時此刻的心境一定是晴朗的、心情一定是快樂的。

值得一提的另一點是，在沿着台灣西海岸公路一路南下的過程中，我不僅看到了不少正在享受海釣的樂趣的台灣釣友的身影，我還看到了海邊所建的諸多娛樂設施，如卡特車遊樂場，看到了在卡特車遊樂場裏娛樂的人們的笑臉。而在南行的終點站墾丁公園的貓鼻頭，我更是看到了非常讓人感慨與難忘的一幕：在海邊一處休閒場所，一個大概只有三、四歲的小男孩將一只包裝盒套在自

